

一
聲
鐘

國語有聲讀本

廣東省立圖書館編

（第一冊）

廣東省立圖書館

廣州

（一九三三年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（第一冊）

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

● 梁冬丽 刘晓宁 整理

下

鳳凰出版社

說小篇短



近代岭南报刊短篇小说初集



梁冬丽 刘晓宁 整理

下

《广东戒烟新小说》

1907年创刊于广州，周刊。总编辑李哲，撰述员有平庵、芳郎、计伯、我评、雪炭、妙珠、啸鲸等，司理员谢琼石。内容基本上以小说为主，兼及论说、戏文、谐文等。总代理处为广州十八甫朱英兰。代售点有广州、香港、香山。上海图书馆仅存第7期、第9期。小说作品主要发表在“说部”栏目中。现存小说共9篇，其中长篇连载小说5篇，未完，不列入整理对象。其余4篇均为短篇小说，本集全部整理。

戒烟小说：烟侦探：(哲)

良夜将半，万籁俱寂。

一人横卧一榻，身曲作虾形，以竹管对矮灯，呵气成云，呜呜作响。忽而灯闪闪欲灭，其人喃喃语曰：“油干矣，灯将灭矣。”

翻身起，穿上燕尾鞋，俯其身，向床下摸索。又喃喃语曰：“咄！何往？咄咄！竟何往者？”

摸索者何？觅油壶也。喃喃者何？油壶失去也。

其人曰：“此油壶只供我烟灯用，谁携之去？”语已，又大索，卒不得。

顷，其人忽作喜怒交集声，曰：“咦，在是矣！此非油壶盖乎？然油壶卒何往者？”

遍觅久之，竟杳。

其人复喃喃语曰：“油壶无足复无翼，料飞走不去。当穷吾智力，侦探之，务令必得而后已。”

视矮灯，灭已久，一室黯然，暗中摸索。

俄闻有声如裂细帛，一室通明，则其人以火柴取火也。复燃以纸条，向床下遍照。

咦！淋漓遍地者，非油也耶？偷油者，为鼠子无疑义矣。咄，鼠真可恶！咄咄，真可恶之鼠！

虽然，吾岂姑容之？吾必竭吾智，尽吾力，必冀罪鼠斯得乃已。

念油壶存油不多，鼠偷去，食不久当罄，罄必复偷，乃以火遍照之，果得一小穴。

以身蔽火，复以手向穴际，作擒拿势。

果穴中支咄作声，而门外又呀然响，其人注意于鼠，不之顾。

支咄声中，鼠果自穴出，其人一手捕之，喜曰：“汝今尚欲逃耶？不可得矣。”

其后亦应声曰：“汝今尚欲逃耶？不可得矣。”鼠被捕，其人亦被捕。

捕其人者，巡士也。其人固烟精，无牌私食者。当烟精侦探鼠时，巡士正侦探烟精。烟精之门，忘下键，巡士入，亦不之觉，乃被捕。

(1907年第7期)

短篇小说：昙化影(毅伯著)

生劳名璐，粤之富家子也。其父商于外，常往来于漠阳间，长袖善舞，亿则屡中。及生，家资累巨万，富甲王侯。虽然，大利所在，易动覬觐，暮夜怀金，路人侧目，鹰瞵虎视，环而窥伺者，不知凡几。生复不善居积，利权几落人手。

幸生有父执，老谋深算，智虑过人。时适远官在外，闻生被困，顿足叹曰：“余早知吾老友之有今日也，余与若父为刎颈交，宁忍坐

视不救？且他日泉台相见，能不愧色乎？”遂慨然起而抗争，惨淡经营，年余始克恢复。人方谓几经挫折，艰苦备尝，正时势之造英雄也，果能振拔精神，克全先业，何难长享富贵，以终天年？岂知生仍不悟，所与游者，均邓通之流亚，吮痂最[嘬]痔，无所不为。

先有京兆、安定二生，为生司会计，条理井井。若辈以其不利于己，日夕谗之，生于是礼貌渐疏，二生遂即洁身引退。小人益无所忌惮，百计陷生。知明攫豪夺之非计，于是易为狐媚阴柔之手段，导生为北里游，且揄扬校书之若何技能，若何娇媚，口讲指画，生大乐之。生既美丰姿，胸襟尤洒脱，绝无城府，纯任天真，方以为刘阮之入天台也。至则朱门半掩，花木扶疏。入门，幽室数楹，陈列雅洁。无何，小鬟捧茶而出，笑谓生曰：“劳客久待，我家姑子，方晚妆也。”生颌之，然心怀彼美，意往神迷，频目注時計，虽数分钟，亦犹一刻三秋也。正在烦躁，忽见绣幕斜开，锵然环佩，数鬟导丽人出，凤鬟雾鬓，瓜字年华，徐衿衽于生前，兰射袭人，钏声微动。微睨之，天人也。既而酒淆集陈，劝酬交错，各友复猜拳行令，以助生欢。生于是手把巨觥，目送丽人，豪兴端飞，不觉沉醉。丽人命小婢扶生入寝室，亲煮香茗，为生解醉。生此时宿酒渐醒，慵眸半启，乍睹绣闼，突然若惊。丽人遂伴生坐，笑曰：“郎醒耶？”生始恍惚忆前事，回眸四顾，银擎吐焰，香绕金貌，姬方晚妆，尤觉艳绝。遂与姬喁喁私语，始知其韩姓，小字琼姑，初本故家，后以中道式微，遂至倚门买笑，言已愀然而悲。生亦为之唏嘘叹息。是夕遂宿焉。缱恋之情，匪言可喻。流连数月，乐而忘返。

一夕生薄醉，琼姑坐榻畔，妮妮向生言曰：“妾以蒲柳之姿，劳君青盼，深慰素心。妾亦厌倦风尘，阅人多矣。如君敦厚，曾无其人，若不以陋质见讥，窃欲委身以侍君子。且鸩母以缠头小故，絮絮向君，逆耳之言，令人气短。君苟能以三千金为妾脱籍，当亦易办。促更有请者，妾论[沦]落数年，负累不少，君复能以五千金付

妾，俾償夙欠，则妾生死随君。但恐心恋金钱，顿忘情好耳。”生慨然曰：“黄金粪土矣。既得美人顾盼，仆又何吝区区？”明日遂往某银店取万金，以三千归鸨母，以五千付姬，其余为姬办妆奁，且营金屋。

初，生之女君，郑氏女也，朴愿寡谋，绝无机械，闻生纳妾，心甚憾之，然亦无可如何。姬既入宫，以郑为大妇，颇忌惮之，每事少为退让。及见黔驴无技，遂任意欺凌。生既耽姬色，宠擅专房。郑氏之室，久以[已]无生足迹，一切家政，悉以授姬，披[跋]扈飞扬，郑氏反为疣赘。郑亦知非其敌，饮泣吞声，且恐飞短流长，祸生不测，只有托病不出，枯坐闺中。郑之婢媼童仆，见主人失势，益噤若寒蝉。姬既拔去眼中钉，更无所畏忌，纵情挥霍，广树私恩，弄生如傀儡。生固豪族，家中颇擅亭台花木之胜。有斋名访画，姬每与生游咏其间，或弹棋，或视句，家业财政，茫然置之。姬有婢曰小芙，貌艳而性黜，与姬互相朋比，狼狈为奸。生于此，方知欲海茫茫，望慈航而欲渡，情恨种种，如蚕缚之自牢。内为艳妾所把持，外被淫朋之浸食，隆隆巨业，转瞬几空。生有昆季多人，客游海上。闻生历史，怒眦欲裂。急付轮回粤，则生已万分疲惫，几至不支。于是群谋逐姬，并为之收拾余烬云。

(1907年第7期)

短篇小说：警痴(金夫)

何某，粤人也。寄寓羊垣，工作为生，而善弦歌，凡班本、帮王、南北歌曲，悉能合拍按腔也。其邻有叶某者，适家有善事，宾客盈门，连宵雇瞽姬度曲。有识何者，殷勤说项，令叶邀之至。何果欣然而来，与瞽姬唱和，尔能各奏，听者莫不推羨。何更逸兴遄

飞,乐而忘倦。

叶有女,年已及笄,尚待字。小立屏后,聆音顾曲,不觉樱唇半启,瓠犀微露,顾何而笑。何偶窥见,自以为箫史之技,能引凤凰,今日知音,不难得一弄玉也。于是若会于心,频送情以是,而女听到入神,亦忘授受之嫌,不甚嫌避。而何平视之余,心中忖测,私谓佳人爱我。及昧爽,瞽姬去,叶留何早膳,遂与闲谈,问及家事,且询其已结婚否。何至是胸存成见,以为叶知女之意,将许之以东床,问答之间,选词为妙,意有双关。既归,日夕焦思,以望冰人之至。乃时过一日,佳音意杳,不禁时形叹息。全伴有知其隐者,更假叶意慰之,再须时日,好事必谐,子姑少安勿躁。何信以为然,顿生狂喜,即以其事遍告友人,居然自命为叶婿也。

事为叶所闻,甚怒其妄,欲往示其非,方嫌唐突,因思以播弄之,特亲诣何所,会晤之下,偏言及婚事,因指何而言曰:“吾家小姑,终必是人家物,得有婿如君者,于愿足矣。”何乍闻之余,如下纶音,以为全伴之言,今日验矣,遂手舞足蹈,忘形而言曰:“吾乃贫贱之人,何敢奢望,至今过爱如是。”叶见其狂妄已极,又对李而言曰:“惟君家无担石,寒酸欲死。吾小姑在家,不惯操作,恐一入君门,不能为助,反累君多一重忧累,将如之何?然生财亦易易耳,君不见大围姓、小围姓乎?彩票、山票乎?果能猜而中之,则囊中既实,而婚事可成。不然,空谈无补也。”何闻而面赭气沮,不能置对,唯唯而已。叶去,何知好事难谐,良缘莫卜,恒以叶炎凉太甚,不免欺人贫贱,言之切齿,隐自伤心。由是食不甘、寝不寐,心神痴丧,时发狂言,谓叶若背初心,终不以女归我,则拼一命以相填,誓不干休云。闻者莫不窃笑,而何始终不一悟,时复冀叶佳音焉。

噫!癞虾蟆想食天鹅肉,馋涎吐尽,美味空思。岂知一禽之甘,亦属三生之幸,茫茫尘世,错因像[缘]有几多乎?

(1907年第9期)

戒烟小说：烟缉捕(哲)

有客自香港来，言港来之烟缉捕。

客曰：“港之投烟码者，几数十万，以是故，截缉私烟，不得不严。海之滨，有酒店曰‘中华’，华人旅此者多，吾寓此数日。

每省轮泊岸，烟缉捕早候于岸侧。烟缉捕何如人？数印人，数华人。华人中则有男亦有女，纠纠分之，若奉旨者。

客登岸，各分截之，行李等物，一一穷搜，有捕去者，有放行者。

岸际一木屋，设之何用？亦搜私烟者，设以搜妇女之带私烟者。

有少妇，甫登岸，一夜叉状之中年妇，突前握其手，设有木屋，彼不引之入，众目所视，即遍身摸索之。至私处，中年妇喝曰：‘汝带私烟，毋多言，随吾来，由公司议罚。’

少妇羞答之，辨其非。中年妇不之信，迫令行。

纷扰间，一老年妇向中年妇耳语，中年妇仍不信。

良久良久，中年妇始曰：‘果尔，吾当放之行。然吾不信，须得吾一观，乃可。’老妇复语少妇，少妇以为耻，执不可，中年妇喝如前。

老妇居间，语中年妇，复语少妇。少妇不得已，随中年妇至一隅，解视。中年妇始令行，然少妇已蒙大耻辱矣。

耻辱何谓？吾不言，请以意会之。

吾又寓某店，与店伙谈笑间，一人昂然来，云买物，低昂不就。欲去，又云喝[渴]，乃款以茶，徘徊片刻始去。

有认之者，曰：‘此烟公司之缉捕也。’吾习闻港有插烟事，闻言，疑之，即自其徘徊处搜之，果得烟。

店伙以为幸，思弃烟，冀无事。吾曰：‘不可，此辈须有以警之。’

即携赴公司，白其事，请派人往店，候之来。初不肯，坚请之，

乃遣一人，吾与之返店。

无何，其人果至，声言搜烟。店伙斥之。吾曰：‘毋尔。吾店无烟，搜何碍？’彼果穷搜不得，吾乃破其谋，与公司伴，扭之至公司，反罚之。

然此幸耳脱，不然，几何不为若辈所陷耶？”

哲曰：港之搜烟者，人皆知其扰。然承烟码与搜烟者，吾不之怪，盖此辈不足责。使吾同胞不吸烟，烟码何由承？更何有搜烟者？

（1907年第9期）

《广东白话报》

1907年创刊于广州，旬刊，从第七期改为周刊，设时评、杂文、戏曲、小说等栏目，用广州方言写成。黄世仲、黄伯耀主办，发行所在广州靖海门外迎祥街。代售点有广州各处、香港、澳门、江门、石岐、佛山、新加坡。小说作品主要发表于“大笪地”一栏。现存小说共6篇，其中长篇小说1篇，不列入整理对象。其余5篇均为短篇小说，本集全部整理。

寓言小说：打贼（苗）

有一个大贼头，同我地中国人唔同种嘅。

佢初初嚟中国个阵时，因为中国有贼作反，兵唔够驶，顺便叫佢嚟帮吓手。

点知到佢个贼头，带了五万个婆罗嚟到，见中国咁多地方，好食好住，敢就借势据住一笪。

个阵时哋人，想赶佢唔赶得，又唔够佢打嚟，逼住要佢话敢就敢嚟。

一自自势力大起上嚟，佢就唔理三七二十一，当你地哋人唔系人咁待法，好似俾个箍嚟箍住你地一样咯。

重兼时时作威作福，虾霸到了不得添嚟。今日发张令，话要钱；明日又发张令，话要钱。各人都哑口无言，个个咁就要拈钱出嚟，孝敬佢咯。

计起佢哋贼仔贼孙，据阻笪地，已经二百几年咯。

有日，忽然喺山中传出一张令嚟，话要挑选民间美女入山，于是个班婆罗，周处咁搜，挑阻好多良家妇女去咯。

贼头个第七传孙，见阻，选得一个，刚刚选着系我地广东嘅人，将佢嚟做一个压寨咯播。

第七传孙死了，轮到第八传、第九传，都系个压寨一人打理贼巢中嘅事干，调度军马，皆系佢一人撑持。

点知佢个人，专门系贪风流，多多钱都唔够佢驶，一味系剥削，所用的手下人，一味叫佢出嚟民间处打劫。计吓佢一年嘅入息，总之计数唔沽。

你有你穷，佢一于唔听见，更兼开口就话要杀，又话要捉，凡受佢拘管的人，都不知几惨。

近来有人知到受辖得滞，是必要将个的贼仔贼孙，赶到佢绝，一唔系就学俄国焚王宫嘅样，俾火嚟烧阻佢个贼窝嚟。立阻呢个咁嘅大志，的贼听见，个个都慌到心惊胆震噃。

立刻叫五个头目过来，佢就对五个头目讲，佢话：“而家弊咯，要诈诈啼啼至得咯。我想你地五个人出去别处，捞吓翻嚟，话俾各人听，话‘我地从今以后，唔出嚟劫你地咁多咯，你地安心乐脏黎睇都唔怕咯，保你地更夜太平咯’敢话。虽系隔佢堵，都怕可以瞒得佢住呀，你话好唔好喇？”

五个头目听见，你又话好，我又话好，敢就一齐打叠行程，顺便去第处捞吓咯播。

点知到俾个的有眼力嘅人听见，觑住佢五个头目临行，用一个惊天动地、义肠铁胆嘅丈夫，藏阻一大包炸药喺身嚟，觑佢行到至近个阵，一掙掙过去。

“暖约”一声，走有走，死有死，以为五个头目，一定死阻喺包火药处咯。点知到有的烧亲把头发，有的烧亲块面，有的烧阻把须，五个人都未曾死到，算佢大命，都算佢好大命。

佢五个个阵，即刻走翻去贼巢处，报知贼头，贼头一边慌，一边𦏧，敢就四围搵个个掷火药嘅人咯播。

做得唔怕，怕得唔做喇。掙火药个人，唔系即管去，即管认，即管死，死得确英雄。

后来贼头都系慌架，过得三两个月，静静地又叫五个头目，去过第二躺。

有几耐，去完翻嚟，个哋唔晓事嘅人，就欢天喜地，以为真系佢唔出嚟打劫，以为真系可以安心乐脏嚟睇，以为真系更夜太平嘢。

点知佢翻阻嚟，佢话要等十年，唔系就要等十五年，然后正可以敢样做法。唉，等到咁耐，蚊都晒嘢。

所以近来有胆有识嘅人，知到晒佢杠嘢，一实要将哋佢贼仔贼孙，赶到佢绝，一唔系就要俾火药嚟烧佢个贼窝敢话喇。

喂，朋友，你估呢个贼窝，重有几耐命喇？你估个哋受辖嘅人，重有几耐凄凉喇？

闻得人人都知到的贼，唔过相与，个个都走晒入去个孙真人间庙嚟。哀求个位孙真人，叫佢教哋孙子家传嘅兵法，等大众出嚟杀阻的贼咁话嘅。你地知到呢件事唔知呀？你地都要醒吓正得咯，唔好认个的贼做老窝咁笨咯。你估的贼喺边处嚟呀？喺满洲嚟啫嘅。

（1907年第2期）

趣致小说：好箭法（来稿）

有一条村，适值一日，忽然嚟左一只老虎，咁就通村都震左喇，个阵墟咁嘈，巴咁闭，唔知占[点]算好嘢播。有的话开枪打，有的话开炮弹，整到屎都滚左。有个二撇须，椿吓椿吓埋个堆人林处，佢就指手笃脚，就话：“你地千祈咪个乱嚟亚，凡事要商量过至好做亚。譬如你地话开枪、开炮嚟打只老虎喇，实在边个系至

好眼界呢？你地只管指出一个至好眼界嘅出嚟呀。”当时大众听见个二撇须咁话，个个都眼光光、面青青，你眼望我眼，整到冇主，正一系癲病和尚冇法。个二撇须见佢地大众咁情形，睇白都系有个雳马的嘅人，打得死只老虎咯。佢连随就举出一个人嚟喇。你估边个嚟呢？谁知佢叫倒个个系喺省城弓箭铺处打工嘅，系平日做惯弓箭嘅。二撇须话佢一定好眼界，点解呢？因为佢时时射惯箭，必定练得的工夫喇。个阵大众听见咁话，就个个都话伯爷公有见识咯嘢，齐口合声，叫伯爷公邀佢嚟喇，一于系要佢至得嘅咯。于是个二撇须就去请个整弓箭师傅嚟喇。

点知个个工[弓]箭师傅，确系有的胆识，一叫佢就肯嚟咯。执齐弓箭，整得醒醒然，咁仝埋二撇须一齐嚟到。个工[弓]箭师傅叫本村的人，带去到山脚个处，一眼罩见，果然有只斑白老虎喺处瞓眼睏。立刻叫几个好胆嘅后生哥，走埋去赶只老虎起身喇，个弓箭师傅拈起弓，搭定箭，装生马步。果然一棍打只老虎，吼一声就跑。点知只老虎用力太猛，有咁听得咁吓，有一条大树挡住条路，生得好似丫叉噉样，个只老虎失魂咁跑，俾个兜树丫夹住佢，郁不得其正。个个弓箭师傅，照正只虎尾棚，尽力一箭，射正只老虎个个粪门。当时只老虎受左伤，立即就呆左喇。个弓箭师傅放落弓箭，孖旁边的人接转枝棍，把只老虎拦腰一棍，当堂打死只老虎。噯吔，个阵大众一见，齐声喝彩，个个都话师傅确好屎弗箭，赏银二百做花红添播。

一吋左三右二嘅乡村传蒲左喇，刚啱隔离村有个大难，听闻人人都咁话，个晚去做夜摩，作致个师傅个二百银，带定一抽锁匙，预备嚟開箱、开杠至得架。但系自己静静想吓，闻得个师傅个枝屎弗箭咁灵擎嘅，一定要出法子抵挡至得喇。首先去搵定一块烂锅铁，驼住喺后便，遮住自己嘅尾棚，敢就唔怕佢射得亲喇吗。样样整齐，到晓夜晚，佢就一直摸到个师傅间屋处，轻轻撬开左度

大门，着层着层撬开晒，静静喺房门口听吓里便有乜声气。然后撬开房门，正话想入去，忽然听闻床上人声，吟吟沉沉，你估佢两公【婆】话乜野呢？唔听见就自可咋，一听见呀，吓死你亚。个师傅话一定出去至得，个女人话就喺床口射得喇，咁哆地方你怕重唔射得正咩。矮也，个个鼠摩，一听见呢的说话，魂都失阻，发脚咁走。走走，走走走，走亚走。一自走一自慌，卑哩卜碌，老年咁大声喊起上嚟。翳也，好紧要亚，枝枝到位亚。又试走，走走，走走走，走到番自己屋企，辫都直阻，气都绝阻。然后慢慢抖过，措手摩吓个块铁，睇吓有射穿冇。谁知个抽锁匙驼正喺块铁侧边，故此走起上嚟，个抽锁匙，温咁砍块铁，砍得卑哩卜碌，原来自己吓自己。

又点解佢两公婆又咁醒睏呢？又点知个晚有夜摩嚟作致佢呢？点知一咁唔知嘅。个个师傅睏睏吓，尿急起嚟，想着起身出去小便。佢个老婆锡住佢，话尔日头去射过老虎嚟番，一定系够算嘅咯，唔好出去嚟。谁不知佢预备有一个痰盂喺床口处，刚啱个贼仔撬开阻房门，正话想入，就听倒佢敢话，你话听唔听呢？你地有的女人嘅学吓都有舌底嚟，止得吓咳嚟。之呢阵唔驶得咯，哋诡枪佢转湾嘅，动不动就擒吓裤头出六火喇，哋腐败弓箭重吓得人倒嘅咩。

（1907年第2期）

辟疫小说：妖魔声（庐亚）

呜呜——呜呜呜——“噏咁，到嚟鼻。”“喺，灯光火着个庶唔系石塘嘴咩？”“有点钟未呢喂？”“未，重争个骨至够十二点亚。”“哈，确算快船，大稔保安影都未见亚。”“好，执家伙。”

琼擒——琼擒——罗罗，罗罗罗，罗罗罗罗。“咁快泊好码头添啰播。”

“埋栈呀！”“鸿安栈喇！”“广来栈喇。”“担野呀事头，驶叫咕哩唔驶亚仔毡？”

“好，上岸。”行行，行行行，行行行行。“嚟，咪行自。”

“嘍，驶乜摸身摸世呀？我抵制鸦片烟嘅。”“车亚，海旁□^①报隔篱。”林林，林林林，林林林林。“拍拍拍”，落车。“朴朴”，打门。

“咁噶。喂，唔见久亚。”“大家咁话，今晚落呀？”“系亚，就至埋头。”“哦，咁早？正为想睇。”“省城有乜新闻呀？”“至新闻系天字码头摆阻几百盆残花系喇。喺船上怕未有睇到卦？”“系喇，船上唔睇得着嘅。”“哦，抖罢喇，明日至倾喇。”“好好。”

“亚乜，带呢位先生上二楼睇。”“唔，请乍。明日至倾吓。”

谁不知喺船上震过个心，一来暴床睇唔着，二来又唔睇惯有蚊帐嘅床，奄奄尖尖，左转右转，眼光光睇住个钟上下行到一点，都唔睇得入教。冇法，起身开左个夹必袋，攞部《亡国惨记》出嚟睇。睇得几篇，滴出眼泪嚟。想起当时腥胡残杀我汉人，愤到了不得。忽然听闻“吟吟沉沉”、“吴吴谐谐”声，吓得一惊，静耳听吓，声越加大。奇奇！

个阵时已经点半钟咯。哈，三更半夜，因乜事有的咁嘅声呢？系人声呀嚟禽兽声，抑或妖怪声呢？隐隐约约分唔真究竟系乜野声。哈，出奇出奇！

越至越大声，慌起上嚟，拍响张台大声喝话：“你系乜野妖怪，敢在本少爷庶作怪，搅住本少爷睇教，快的跪上嚟就罢，唔系你就知本少爷的利害。”

说话未完，声就静左。“哈哈，唔通真系鬼怪嚟？我总唔信唔

① 原文印刷即为□。

信。”出奇奇出罅。

之虽系有阻声堵，个心都唔得安，要探真佢至得㗎。再听真吓，听见的咁大声，隐隐约约似系人声。再听到真，人声无疑咯。哈，因乜事三更半夜喺呢处喊呢？唔通系守寡婆？抑或有乜苦楚心事呢？因何咁凄凉呢？一实要听真你，有个溺岳溺岳讲新宁声嘅，有个头洛头洛讲三水声嘅，吟吟沉沉，略略都可以分得开。哈，因乜事三更半夜喺庶喊喇？如果因家事，又唔系咁夜至喊亚。再要探真佢乜野事，忽然“吴吴谐谐”声又一样。哈，时候唔早嘅喇，聚埋喊得咁凄凉，因乜事呢？奇，真奇。

既然有法探真佢，拧部《亡国惨记》再睇喇，眼泪又滴滴声落。个的喊声越高。忽然想起，莫非革命党，因徐锡麟不幸失手，故此喺庶喊？想到呢层，颈喉咽住唔出得声，之始终要探真佢因乜事，即刻起身出骑楼偷偷听吓。

362

原来的声喺隔篱□^①报嚟嘅。一个人呻声话：“谐，徐大哥，弊咯！自从康先生设立保皇会，全权交过我，周围去搵丁，三几年间搵得几方野。谁知俾的革命党，将我地的棍骗事情，日日宣布，日日攻击，鼓动人心，至到会内有识嘅人，纷纷退会。退会都有紧要呀，重将我会内棍骗事情，泄漏出嚟，整到十分企唔住。冇法，要改做国民宪政会，以为借满洲佬话立宪个机会，可以又搵得倒丁喇。谁知又俾的革命党大闹，而且俾皇上谕飭各省，严查我地党人。金山客见左，边得重供钱过我地阔咁笨呀？康先生都重以为可以挽救，又飞信去各埠叫改名帝国宪政会，又俾革命党攻击到粒声唔敢出。想起番嚟，冇丁搵添嘅罅。徐大哥，你话弊唔弊呢？”一自讲一自“吴吴谐谐”声，似系讲新宁声嘅。有个讲三水声嘅答话：“谐，叶大哥，到呢个日子，静系喊都无为咯。大家都要想条善法至得，唔

① 原文印刷即为□。

系真系连饭都有得食㗎。”“吴吴谐谐”声更加大起上嚟。

歇一阵，又听见讲新宁声嘅话：“谐，之个哋系大众事啫。至弊系自己一身嘅事呀！自从有人肯入我地会，我估自后有丁搵喇。凑啱遇着粤汉铁路招股，我就乘呢个机会，又跑出外洋，话系奉公司命嚟招股。个的人又确系亚丁嘅，唔理我真定假，一味交银过我，交第一期都不特已喇，重连第二三期都交埋添。我一句唔该，丢落兜肚，汇番嚟港，估话火烧旗杆长炭喇。后来唔知点个的做左亚丁嘅，识出我系光棍，将个条假收条，寄番嚟铁路公司，要告我，要拉我。谐，呢件野，我睇一实唔得了顶咯。而家周围都知晒咯，从今后唔驶指拟再搵丁咯，点算呢徐大哥。”一自讲一自“吴吴谐谐”声震裂瓦面。

讲三水话嘅答话：“谐，正所谓愁人莫对愁人说咯。你因呢件野，虽系俾人闹啫，之荷包重丫。我呢排重衰亚，俾人闹到一只屐咁亚。我地不过借‘保皇’两个字出嚟搵丁，个心不离嚟钱吼里头，边得有递样心丫？故此见徐锡麟打死恩铭个条电，一时良心发现，唔记得自己持乜野宗旨，连报律都唔记得阻，揸起笔赞阻佢几句，点知第二日就俾《□^①国》、《□^②益》个两间革命报，抽我后脚，闹我唔怕丑背宗旨都不持己罅。至弊话我违背报律劝杀丫，万一俾官见左，真系连窦口都有得泉亚。之死鸡仔都要撑吓丫，逼住支支离离，第二日又作篇野，明知系强词夺理咯，好彩望洗甩身啫。谁不知重弊吓添，两间报拍住拖嚟驳，甚至谐谈、谐文、粤讴，一哋都系闹我嘅。至弊系《□^③益报》哋画丫，第一日将我反覆小人两便面嘅妖形画出嚟，第二日重当我系蛤添。唉，惨咯，驳又驳唔嚟咯，道理确实亏鼻，有乜法丫。唉，个两间系极有名誉嘅

① 原文印刷即为□。

② 原文印刷即为□。

③ 原文印刷即为□。